墨莊漫錄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墨莊漫錄

(二)

張邦基撰

墨莊漫錄卷之四

山谷作釣亭詩有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上句蓋用華亭船子和尚詩。下句蓋用文王夢呂望事。

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詩漢廣云。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疏云。言南國則一州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故被其德而從之云云。山谷用事深遠。其工如此。可爲法也。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盞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其對甚新也。

陳輔之、丹陽人。能詩。荊公深愛之。嘗訪建康楊驥德逢。留詩壁間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荊公見之笑謂曰。輔之罵君作尋常百姓也。

東京城北有祆廟。呼煙切。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綯。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踰二百年。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也。其祝

周氏亦自唐開成年掌祠事至今。其子孫今分爲八家。悉爲祝也。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本朝玉輅。乃隋朝所造。唐顯德中嘗修之。凡三到泰山。故張芸叟郊祀慶成詩云。大裘依古制。玉輅自隋傳。

范忠宣公堯夫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麵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飧餺飥。不知身之在遠也。

孫覿仲益尚書四六清新。用事切當。宣和中。與家兄子章同爲兵部郎。未幾子章出知無爲軍。仲益繼遷言官。自南牀亦出知和州。時淮南漕俞賜以無爲歲額上供米後時。委知州取勘無爲當職官吏。仲益得檄漫不省也。置而不問。亦不移文。已而米亦辦。子章德仲益。以啓謝之。仲益答之有云。苞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人頗稱賞。以爲精切也。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爲許洛兩黨。崔鶚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巳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杜甫有云。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之句。說者但見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意謂黃姑乃牽牛。然不見其所出。不曉黃姑之說。故楊億大年荷花詩云。舒女清泉滿。黃姑別渚通。劉筠子儀七夕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又報黃姑織女期。大年和云。天孫已度黃姑渚。阿母還來漢帝家。皆用此事。予後讀緯書。始見引張平子天象賦云。河鼓集軍。以嘈雜讚。張茂先李淳風等注云。河鼓三星在牽

牛星北主軍鼓蓋天子三軍之像昔傳牽牛織女見此星是也故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又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也音訛而然今之學者或謂是列舍牽牛而會織女故於此析其疑又張茂先小家賦曰九坎至牽牛織女期河鼓石鍊注云河鼓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鉞鈇李淳風云自昔相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乃此星也予因此始知黃姑乃河鼓爲牽牛之別名昔人云開卷有益信然

杜甫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將適江陵詩四十韻其末有云五雲高太甲六月控搏扶之句鮑欽止鄧餐思范元實及世行所謂王原叔注者諸家皆不詳五雲太甲之義予讀唐王勃文集有大唐九隴縣孔子廟堂銘序云帝車造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載五雲於太甲雖使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雲雨沸騰六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運不足多矣握瑤鏡而臨事業則萬幾之湊不足大矣云云然則五雲太甲之義蓋爲玄象而言矣第未見其所出之書當俟博洽君子請問之惟酉陽雜俎云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人謂之腹藁燕公嘗讀夫子學堂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爲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然則五雲太甲一公燕公不知之況餘人乎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珠玉旦起視之眞薄雪也見晛乃消釋因風飄落齊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蓋歲穰之兆也曾子固之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一榻氈

氍暖月淡千門霧淞寒又有霧淞詩云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蓋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曹仲錫詩亦云斷蓬飛葉落黃沙祇有千林鬆鬆花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霧淞音夢送鬆鬆皆同音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菜錢宣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姓襲

劉安世器之在都下僧化成見之曰公在胞胎中當有不測驚危幼年復有惡疾幾爲廢人然卒無恙蓋器之父航赴官蜀中時母方娠遇棧道天雨新霽磴滑危甚忽石隕馬蹶夫人已墜崖下矣衆皆驚泣無復生望試使下瞰厓腹有巨木葛藟縈結蟠屈如蓋落葉委藉夫人安坐於上呼之即應乃以衾幗懸縋而上了無所傷至官未幾而育器之後十餘歲居京師苦赤目甚惡睛溢於外百醫莫差一日有客云某有一相識來調官畜惡目藥甚效昨日來別云已陞辭早晚即行試遣人往求之時行李已出房云藥誠有之匆匆忘記在某篋中初發一篋藥乃在焉遂得之令以藥傅睛上軟帛纏護戒七日方開一傅痛即止及開睛以內眸子瞭矣二事器之自爲劉勉中言

蘇陰和尚作穩護歌又地里風水家亦有穩護歌皆以六言爲句而用側韻黃魯直云黔南巴僊間賽神

者皆歌穆護。其略云。聽唱商人穆護。四海五湖曾去。因爾穆護之名。父老云。蓋木瓠耳。曲木狀如瓠。擊之以節歌耳。予見淮西村人多作炙手歌。以大長竹數尺。刳去中節。獨留其底。築地逢逢若鼓聲。男女把臂成圍。撫髀而歌。亦以竹筒築地爲節。四方風俗不同。吳人多作山歌。聲怨咽如悲。聞之使人酸辛。柳子厚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此又嶺外之音。皆此類也。

濟南爲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泠。凡三十餘所。如舜泉、爆流、金線、眞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皆爲歷下水記。敘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作詩。以爆流爲趵突。未知孰是。

發運使淳化四年始建官焉。六路轉輸於京師者。至六百二十萬石。通泰楚海四州煮海之鹽。以供六路者。三百二十餘萬石。復運六路之錢以供中都者。常不下五六十萬貫。淳化四年。以內殿崇班楊允武恭爲都大管勾江南諸州綱船般運鹽糧錢帛茶貨。當時殿直蔡崇道、供奉官劉全信、同管勾。五年七月。允恭授西京作坊使。逐次添管職事。乃立制置發運使額。至乾興元年十二月。文武官二員。皇祐元年。施昌言以天章閣待制充使。自後多除兩制。□統六路。年額上供米六百二十萬石。內四百八十五萬石赴闕。一百三十五萬石南京畿送納。淮南一百五十萬石赴闕。二十萬石咸平尉氏。五萬石大康。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七十四萬五千一百石赴闕。二十四萬五千石赴拱州。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一百萬八千九百石赴闕。二十萬石赴南京。湖南六十五萬石盡赴闕。湖北三十五萬石盡赴闕。兩浙一百五十五萬石。八十四萬五千石赴闕。四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二石陳留二

十五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雍丘。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帥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貶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比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讖也。

京師五嶽觀後凝祥池。有黃色蓮花甚奇。他處少見本也。

安惇處厚初謫潭州。過儀眞見客河亭。有一丐者遽前。自言有戲術。願陳一笑。安心異之。欣然延禮。丐者求一硯及素筆幅紙香爐。乃取土以唾和。呵之成墨矣。又取土呵之。悉成薰陸。焚之芬馥。乃研墨謂安曰。吾不能書。命小吏持筆題詩曰。佳人如玉酒如油。醉臥鴛鴦帳裏頭。咫尺洞庭君不到。長生不死最風流。處厚讀之不曉。自以無嗜欲久矣。豈有佳人如玉醉臥鴛鴦之事乎。且謂洞庭君不到。是謂我不可仙矣。遂謝丐者。與酒一壺。一飲而盡。長揖而去。安行將過洞庭之日。被命鐫消官資。放歸田里。乃悟前詩之異。丐者必異人也。詩中似隱神僊秘訣。人不曉耳。

東坡自常州赴登州。經過楊州石塔寺。長老戒公來別。東坡云。經過草草。恨萬一別石塔。塔起立云。這箇是磚浮圖耶。坡云有縫。答云。若無縫。何以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又作詩贈之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溟去。姓名莫遣世人知。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正近岸。公疑之。

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絛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豈鬼物衙冤而訴乎。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爲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巵。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鍔。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聞褒詔下。別刊名姓入周彝。時以爲警絕。曾紘伯容爲予言此詩第一句便見體面之大。若非上公大僚。詎敢於都門而張旌旗耶。此餘人所不可當也。白居易獻裴度丞相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用此事也。

鎮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勝。煙雲顯晦。萃於目前。舊有多景樓。尤爲登覽之最。蓋取李贊皇題臨江亭詩有多景懸窗牖之句。以是命名。樓即臨江故基也。裴煜守潤日有詩云。登臨每憶衛公詩。多景唯於此處宜。海岸千艘浮若芥。邦人萬室佈如棋。江山氣象回環見。宇宙端倪指點知。禪老莫辭勤候迓。使君官滿有歸期。自經兵火樓今廢。近雖稍復營繕。而樓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

王荊公退居金陵。建宅於半山。蓋自城至鍾山寶公塔。路之半。因以得名。宅後有謝公墩。乃謝安石居東山之所也。荊公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其後公捨宅爲報寧寺。寺今亦廢。未復舊。而墩歸然獨存。

宣和二年睦寇方臘起幫源浙西震恐士大夫相與葬竄關注子東在錢塘避地携家於無錫之梁溪明年臘就擒離散之家悉還桑梓子東以貧甚未能歸乃僑寓於毗陵郡崇安寺古相院中一日忽夢臨水有軒主人延客可年五十儀觀甚偉玄衣而美鬚髯揖坐使兩女子以銅盃酌酒謂子東曰自來歌曲新聲先奏天曹然後散落人間他日東南休兵有樂府曰太平樂汝先聽其聲遂使兩女子舞主人抵掌而爲之節已而恍然而覺猶能記其五拍子東因詩記云玄衣仙子從雙鬟緩節長歌一解顏滿引銅盃勸鯨吸低回紅袖作弓彎舞留月殿春風冷樂奏鈞天曉夢還行聽新聲太平樂先傳五拍到人間後四年子東始歸杭州而先廬已焚於兵火因寄家菩提寺復夢前美髯者腰一長笛手披書册舉以示子東紙白如玉小朱欄界間行似譜有其聲而無其詞笑謂子東曰將有待也往時在梁溪曾按太平樂尚能記其聲否乎子東因爲之歌美髯者援腰間笛復作一弄亦能記其聲蓋是重頭小令已而遂覺其後又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水瑩淨無波地無纖草仰視嵬峩若洞府然門鑰不啓或有告之者曰但曳鈴索呼月姊則門開矣子東從其言試曳鈴索果有應者乃引入至堂宇見二仙子皆眉目踈秀端莊靚麗冠青瑤冠衣彩霞衣似錦非錦似繡非繡因問引者曰此謂誰曰月姊也乃引子東升堂皆再拜月姊因問往時梁溪曾令雙鬟歌舞傳太平樂尚能記否又遣紫髯翁吹新聲亦能記否子東曰悉記之因爲歌之月姊喜見顏面復出一紙書以示子東曰亦新詞也姊歌之其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子東因欲強記之姊有難色顧視手中紙化爲碧字皆滅迹矣因揖而退乃

覺時已夜闌矣獨記其一句云深誠杳隔無疑亦不知爲何等語也前後三夢後多忘其聲惟紫髯翁笛聲尚在乃倚其聲而爲之詞名曰桂華明云縹緲神清開洞府遇廣寒宮女問我雙鬟梁溪舞遺記得當時否碧玉詞章教仙女爲按歌宮羽皓月滿窗人何處聲永斷瑤臺路子東嘗自爲予言之

王禹玉爲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蓬珠殿時賜紫花墩令坐踰數刻方罷明年英廟上仙珪作挽詞有云曾陪蓬珠殿獨賜紫花墩蓋謂是也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奩解笑詩人誇博物祇知紅果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樂天荔枝詩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紅顆甜酸祇自知故前詩譏二公也政和初閩中貢連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君御製詩云玉液乍凝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丸蓋體物之工矣時羣臣皆應制焉

高郵禪居寺大殿佛髻珠一日爲盜竊去往來夜中不得出僧惟之曰汝往來何求曰欲求門以出僧指曰此門也又復他之竟不見也僧詰問具以竊珠爲對卽引盜納珠令投哀引咎乃識塗而去僧因校拭佛供見座下有敗經腐爛狼籍鼠巢其中小鼠數枚尙未能走或少足或眇目欠尾者無耳者迨無一全形殊可惟也

王將明後房曰田令人者顏貌殊倫眞國色也靖康改元正月將明死田自都携一婢竄至亳州居逆旅中郡知之爲拘管數月其家遣人迎歸蔡元長後房曰武恭人亦妙麗不凡元長誦嶺表武在京師爲

一使臣姓孫人所蓄。乃携孫竄至南京。亦爲郡所拘。七月。開封差人擒之。送入京師。時予適在二郡。皆見之。

錢塘僧淨暉子照曠。學琴於僧則完。全仲遂造精妙。得古人之意。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之門。嘗得一舊琴。修治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隱若有字痕。重加磨礲。得古篆霜鏞二字。黃金塡之。字畫勁妙有法。中官陳彥和以七百千得之。別以馬價珠爲徽。白玉爲軫。修成彈之。清越聲壓數琴。非霅氏未易臻此也。靖康丁未。辛道宗將趙萬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鎭江府。時彥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又宗室士儵立之。時知南外大宗正亦在郡。所服犀帶。乃道君解賜淵聖。淵聖解賜士儵者。正透盤龍。亦亡焉。龍屈若飛翔之狀。予嘗見之。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甚。乃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清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爲遠景。意趣益新。略不相雜。亦名手也。貴人家收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挂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間。未易得也。思後爲待制。乃重資以收父畫。欲晦其迹也。

杜子美微意深遠。考之可見。如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眞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無工。殊不知此畫深譏肅宗也。考是詩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逈立閶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羣壻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不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也。又寄劉

峽州伯華使君長篇尾句云江湖多白鳥天地亦青蠅人多指白鳥爲鷺非也按月令仲秋之月羣鳥養羞註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蓋白鳥說者謂蚊蚋也又金樓子云齊威公臥於柏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廚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爲之潰蓋戒夫貪也又詩人以青蠅刺讒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泰陵時蔡元長爲學士故事供貼子皇太后皇帝皇后閣各有詞諸妃閣同用四首而已時昭懷劉太后充貴妃元長特撰四首以供之有三十六宮人第一玉樓深處夢熊羆

荆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膝據牀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爲誰僧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卽索筆題一詩於扉云口銜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王洙原叔內翰常云作書册粘葉爲上久脫爛苟不逸去尋其次第足可抄錄屢得逸書以此獲全若縫績歲久斷絕卽難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數册錯亂顛倒伏讀歲餘尋繹綴次方稍完復乃縫績之弊也嘗與宋宣獻談之宋悉令家所錄者作粘法予嘗見舊三館黃本書及白本書皆作粘葉上下欄界出於紙葉後在高郵借孫莘老家書亦如此法又見錢穆父所蓄亦如此多只用白紙作標硬黃紙作狹簽子蓋前輩多用此法予性喜傳書他日得奇書不復作縫績也

陝州大河南岸有物如鐵石狀謂之鐵牛舊有祠字唐末封號順正廟大中祥符四年眞宗祀汾陰幸其

廟作鐵牛詩。

泗州普照寺僧伽塔建炎戊申二月二日災。秀州華亭普照寺亦以是日焚。其塔亦甚雄盛。可亞於泗上也。

西京進花。自李迪相國始。

杜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蓴鱠之奠。蓴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晉張翰亦以秋風動而思菰菜蓴羹鱸鱠鱸固秋物。而蓴不可曉也。

晁文元公迥深明理性。嘗作七審於四威儀中。嘗自考校。以代曾子三省之義。道力淺深。自審方知。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稍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愼密否。五、一切黑白減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顚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予讀公所作內典諸書。得此若有所省。當書諸座右。以警昏憒。

張芸叟作鳳翔吳生畫記。秦少游作五百羅漢圖記。皆法韓退之畫記。俱無愧也。

墨莊漫錄卷之五

元豐五年狀元黃裳榜神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三甲有暨陶者主師誤呼爲暨（去聲）三呼之無應者蘇丞相頌時爲吏部侍郎侍立上顧頌頌曰當呼爲居衣切果應而出上曰卿何以知之出何書頌曰臣觀三國時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問陶鄉里乃建州人上喜曰果吳人褒諭再三大觀三年狀元賈安宅榜徽廟御集英殿唱名至第五甲有甄徹者中書侍郎林攄彥振唱名呼甄爲諸延切徹自言姓甄之人切攄猶強辨之近侍皆笑繼而御史有言攄罷而出

神廟朝御馬有曰玉逍遙者蓋赭白也嘗幸金明池歸乘之

胡世將成公爲中書舍人兼權給事中與張燾子公同在後省一日胡將上馬忽內逼乃解衣登廁張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舍人給事（取急同音）欲尋屬對無有其事後李彌大似矩當尚書知平江府似矩常爲宣撫使趙九齡次張忽云子公之句吾有對矣可對棄甲曳兵而走宣撫尚書（取尚書字同音）聞者莫不大笑且以爲的對蓋爲帥臣常爲賊所窘也

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文正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幾事皆預遙知蓋出神之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因出神爲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未幾而亡時甚少也公之族子閻彥之云

邦基外祖父吳豪字特起。世家臨川。其兄仕於唐州而亡。因家江上。治田於黃玉二坡。遂以多貲聞。倜儻尚義。潛德不耀。荊公夫人之同祖兄弟也。荊公更新法。心不喜之。將授之官。力辭不願。自外祖死。伯舅元順圖持門戶。順圖蕭散風度。雅意翰墨。蓄法書名畫甚富。烹茶焚香。吟詩彈琴。而隨畝漫不省也。坐是東皐廢弛。歲不暇給。乃委仲舅兌悅圖治其隧。敗悅圖孝友修愿。賙貧樂施。有父風。未幾多稼復如曩時。歲收數萬斛。公心持己。無絲髮之私。輸載長兄房。以聽出納。悅圖奉太夫人盡子道。待兄弟得怡怡之義。四方親舊以貧促者。有恤無厭。減獲成無怨言。鄉曲皆得其歡心。宣和辛丑秋得病。至冬不起。視笥中衣無兩襲。未嘗有一物私蓄也。人始服其廉謹。其京師調發科敷。動以萬計。適丁連歲旱歉。悅圖憂家勤瘁。鬱鬱感病。其死數日。姪芾夢悅圖云。吾有詩。爾其志之。及覺。憶其二句云。春風陌上一杯酒。回首家園事若何。蓋悅圖雖死猶不忘家也。悲夫。

僧如璧。乃江西進士饒節次子也。少年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於詩。嘗住數剎。士夫大多與之游。後改字德操。詠梅花一聯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風味亦不淺。又答呂居仁寄詩云。長憶吟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雞鳴。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遶竹行。居仁甚稱之。

玉臺新詠梁沈約休文有六憶詩。蓋豔詞也。其後少有效其體者。王仝玉乃作宮體十憶詩。李元膺重見之。愛其詞意宛轉。且曰。讀之動人。老狂不能已。聊復效尤。亦作十絕。謂憶行、憶坐、憶飲、憶歌、憶書、憶博、

憶聲、憶笑、憶眠、憶粧也。其一曰。屏帳腰支出洞房。花枝窣地領巾長。裙邊遮定雙鴛小。只有金蓮步步香。其二云。椅上藤花闊面平。繡裙斜綽茜羅輕。踏青姊妹頻來喚。鴛履貪弓不意行。其三云。綠蟻頻催未厭多。帕羅香軟襯金荷。從教弄酒春衫涴。別有風流上眼波。其四云。一串紅牙碎玉敲。碧雲無力駐晴霄。也知唱到關情處。緩按餘聲眼色招。其五云。纖玉參差象管輕。蜀牋小研（一作研）碧銜明。袖紗密掩嗔郎看。學寫鴛鴦字未成。其六云。小閣爭籌畫燭低。錦茵圍坐玉相欹。嬌羞慣被諸郎戲。袖映春葱出注遲。其七曰。漫注橫波無語處。輕攏小板欲歌時。千愁萬恨關心曲。却使眉尖學別離。其八云。從來題目值千金。無事羞多始見心。乍向客前猶掩斂。不知已覺鈿窩深。其九云。泥嬌成困日初長。暫卸輕裙玉簟涼。漠漠帳煙籠玉枕。粉肌生汗自蓮香。其十云。宮樣梳兒金縷犀。釵梁水玉刻蛟螭。眉間要點雙心事。不管蕭郎只畫眉。其情致殊妍麗。自非風流才思者不能作也。

藏書之富。如宋宣獻畢文簡、王原叔、錢穆父、王仲至家。及荊南田氏、歷陽沈氏。各有書目。譙郡祁氏多書。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後皆散亡。田沈二家。不肖子盡鬻之。京都盛時。貴人及賢宗室。往往聚書。多者至萬卷。兵火之後。焚毀迨盡。間有一二流落人間。亦書史一時之厄也。吳中曾故彥和賀鑄方回二家書。其子獻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經彥和方回手自讐校。非如田沈家貪多務得。舛謬訛錯也。

平江自朱勔用事。花木之奇異者。盡移供禁御。下至墟墓間珍木。亦遭發鑿。山林所餘。惟合抱成圍。或擁腫樗散者。乃保天年。建炎己酉冬。洎庚戌春。宣撫使周望留姑蘇。諸將之兵。斧斤日往。樵斫俱盡。棟梁

之材。析而爲薪。莫敢誰何。諸山皆童矣。亦草木一時之厄耶。

吳中魚市以斗計。（一斗爲二觔半。）松陵唱和皮日休釣侶詩云。一斗霜鱗換濁醪。註云。吳中買魚論斗。酒卽稱觔。其來遠矣。然酒今已用升至市交及蔬反論觔。士風不可革也。

僧謂酒爲般若湯。鮮有知其說者。予偶讀釋氏會典。乃得其說云。有一客僧。長慶中。屆一寺。呼淨人酤酒。寺僧見之。怒其麤暴。奪餅擊柏樹。其餅百碎。其酒凝滯。着樹如綠玉。搖之不散。僧曰。某常持般若經。（音庾。）須傾此物一盃。卽諷詠瀏亮。乃將餅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略無子遺。奄然流啜。斯須器瓿庾酬暢矣。酒之廋辭。其起此乎。

樂全先生張安道薨。東坡時守潁州。於僧寺舉挂。參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總麻三月。又別爲文往祭其柩。蓋感其知遇也。

王文公安石爲相日。奏事殿中。忽覺偏頭痛不可忍。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令且在中書偃臥。已而小黃門持一小金杯。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卽灌右鼻。右卽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卽時痛愈。明日入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數十方。不傳人間。此其一也。因并賜此方。蘇軾自黃州歸。過金陵。安石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頭痛卽愈。法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使人滴入鼻竅。

舒信道敗荷詩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別送秋聲入晚風。前輩云。一羣之政觀於酒。一家之政觀於蘧。蓋二物若善。則其他可知矣。

處州縉雲縣簿廳爲武尉司。頃有一婦人常現形與人接。妍麗閒婉。有殊色。其來也。異香芬馥。非世間之香。自稱曰英華。或曰綠華。前後官此者。多爲所惑。建炎中。一武尉與之配合如伉儷。同僚皆預其宴集。慧辨可喜。與尉料理家事。自言我非妖媚。不害於人。尉以郡檄部兵至楊州。時車駕駐蹕淮南。英華亦隨而行。至楊州南門不肯入。謂尉曰。天子之所門有守禦之神。我不可入。我從此而逝矣。然君之行。若復差往泗上。禍卽至矣。遂慘別而去。尉至御營。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尉乃行。未幾而北兵至。遂不知存亡。獨小史得脫而歸。英華已先至邑久俟矣。其後有蔣輝遠、永嘉人爲邑簿。英華出如平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歸。輝遠獨在官。所英華時復出現。其來也。香先襲人。輝遠不少動心。一日謂輝遠曰。君索居於此。妾欲侍巾櫛可乎。而君介然不蒙盼顧。亦木心石腹之人也。輝遠曰。汝宜亟反。毋相接也。因齋戒具章奏。欲訴于天。是夕復至。曰。君毋庸訴。我某無所舍。得一茫身之地。不復出矣。輝遠曰。汝果爾。吾爲汝立祠以祀。如何。華感激而去。自是不復至。輝遠越數日亦忘之。時家有素絲數束。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窗牖。連綿不可解。輝遠因悟曰。吾許汝立祠而渝約矣。卽爲汝謀之。乃於廳事之偏室。塑像以祠。香火明日。其絲悉已成束。若不經手者。其怪遂絕。予舊聞斯事。後見處州士人所說悉同。意其爲草木之妖也。

龐寅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卽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數詰問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道修先就枕。龐牽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已不若也。龐

亦不懼道修曰子見之否不必怒也我與爾同往訪之恍惚與道修同至一處如王侯第簾幙華煥廊廡間懸琉璃燈光彩奪目道修與龐方攜手而行上堂有一人自屏後來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道修龐走從之相挽而去已而對飲堂上龐憤之亟欲走歸顧門宇悉閉鐍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恍然而寤蓋夢也明日道修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耶自爾無可奈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幷壻至眞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治之道士以一木版一釘付龐戒令伺道修咳聲即以釘釘其版如其言釘之道修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爲所得擲版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即以手招之其版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其釘道修大笑道士悵惋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毗陵不復爲恠也一日道修謂龐曰來日有人攜一女子來求售可爲我得之愼勿靳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一老媼攜一村女來寢陋可駭道修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得之道修自是嬖惑此婢甚歡而向之人不復至矣蓋是恠依附此婢之體而道修見之乃向之人耳龐竟離歸道修與此婢生男女數人亦無他恠待制之猶子温孺潤甫言後問之胡氏信然

宣和間朱勔應奉進爲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閤門宣贊舍人弟勤閤門宣贊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楫華州觀察使汝明榮州刺史孫絺、繹、約、絢、緯、綏並閤門宣贊舍人綽、紳並閤門祗候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籍其家並追奪悉竄嶺外

蔡君謨作福守日有一書生投詩來謁云遠入青青疊疊峰峰前眞宰讀書宮半窗冷落高宗雨一枕凄凉吉甫風煙鎖豹眠閒霧露井凋鳳宿舊梧桐九龍山下英雄氣盡屬君家世胄中君謨異之尋令人伺其所歸至一山下忽不見四顧無人唯一祉屋爾意其祉神也

王荊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者帶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爲詩云香羅如雪縷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詩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宮皆婦人有才思者可喜也

邦基從伯康孫字曼老時彥榜高科宰溧陽日晨有道士來謁授以藥二粒且以橡栗四十枚付之戒曰此去千日當有大厄宜封識如法勿令妾婦見之庶緩急可爲備後至楊州遇母舅錢勰穆父攜二侍姬來偶探藥囊而未及取尋而得疾取藥無有矣計其時正三年竟不起云

宣和戊戌冬予道由潁昌之汝墳驛壁間得廖正一明略手題三詩其一云阿憐二十頗有餘秀眉豐頰氷瓊膚無端欲作商人婦更枉方尋海畔夫其二云阿梅笄歲得同歡懊惱情深解夢蘭鶯語輕清花裏話柳條弱嫩掌中看其三云淮源距襄陽亭候逾十舍征鞍背繡帷雲雨虛四夜雙鬟盡傾城一姝偏擅價獨怒薰心輕誤許商人嫁初不曉其意是年至唐州外氏家因舉是詩邦人任喻義可云頃年明略與郡之二營妓往來情好甚篤其一小字憐憐其一名梅時憐憐將爲大賈所納明略既去道過

汝墳作詩蓋有所感也憐憐竟隨賈去方尋海畔夫用海上有逐臭之夫事譏之也

禁中舊有鴨脚子四本俗謂之銀杏大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所託陰隆無可臨賞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敞可以就賞而未嘗著花也裕陵嘗臨觀而興嘆以爲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越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十餘瑩大可愛裕陵大悅命宴大清樓賞之分賜禁從有差迨次年則不復花矣中官帶御器械石璘者老於禁掖供奉常爲何正臣去非言之正臣嘗記是事且謂凡草木之華實蓋有常性人主者爲起一念乃能感格穹壤使陰陽造化之功爲之巧順曲從以適其一時之所欲豈爲天子者凡一言動致穹高之鑒聽若影響之速耶由是觀之爲人上者使有宋景公之言時發於誠心則召應豈俟終日哉正臣所論如此邦基嘗以正臣之子遂子楚見其手書因復記之

翟三丈公巽少年侍龍圖出守會稽時嘗賦猩猩毛筆詩甚奇妙何去非次韻和之云貌妍足巧語軀惡招廠厭賦形共人獸寧脫荊榛居肉嘗登俎鼎餉餽傳甘腴失計墮醉鄉顛躓無與扶柔毫傳束縛航海歸仙壺浴質逸少池摛藻知章湖殺身固有用賦芋從衆狙坐令宣城工無復誇栗鬚（宣城出栗鼠須筆）文房甲四寶萬兎甄蒙膚數管友十年閉門賦三都之子信豪邁嗜學每致劬未冠游膠庠已推經行儒蓬山天祿閣嶙峋凌碧虛期予早登躡□舍校魯魚公巽之詩恨未見有綠毛龜詩皆少年所作也

予在四明時舶局日同官司戶王璨粹昭郡檄往昌國縣寶陀山觀音洞禱雨歸爲予言寶陀山去昌國

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爲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梁棟間。大如鴨。頰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考數百回。皷聲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粹昭既致州郡之命。因密禱願有所覩。須臾見欄楯數尺。皆碧玉也。有刻鏤之文。爲□路如世間宮殿所造者。已而復現紋如珊瑚者亦數尺。去人不遠。極昭然也。久之。於深遠處見菩薩像。但見下身如腰。而上卽晦矣。白衣瓔珞。了了可數。但不見其首。寺僧云。頃有見其面者。乃作紅赤色。今於山上作塑像。正作此色。乃當時所現者。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舶至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者。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頗有文采者。僧云。禱於洞者。所覩之相多不同。有見淨餅者、纓絡者、善財者、橋梁者。亦有無所覩者。洞前大石下有白玉晶瑩。謂之菩薩石。粹昭平生倔強。至是頗信向云。

唐人詩。行役異鄉懷歸感嘆而意相同者。如賈島云。客舍幷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幷州是故鄉。竇鞏云。風雨荊州二月天。問人初顧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柳宗元云。林邑山聯瘴海秋。牂牁水向郡前流。勞君更問龍池地。正北三千到錦州。李商隱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時共翦西窗燭。却語巴山夜雨時。皆佳作也。

段承務者。醫術甚精。貴人奏以不理選。受恩澤。居宜興。非有勢力者不能屈致。翟公巽參政居常熟。欲見

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尙書邀之始來。乃日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爲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請。復以五十星爲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差。段載其所獲而歸。中塗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爲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勑左右牽而鞭之。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歸家未幾而死。

東坡性喜飲。而飲亦不多。在黃州嘗以蜜爲釀。又作蜜酒歌。人罕傳其法。每蜜用四觔。鍊熟。入熟湯相攪。成一斗。入好麵麴二兩。南方白酒餅子米麴一兩半。擣細。生絹袋盛。都置一器中。密封之。大暑中冷下。稍凉温下。天冷即熱下。一二日即沸。又數日沸定。酒即清可飲。初全帶蜜味。澄之半月。渾是佳酎。方沸時。又煉蜜半觔。冷投之尤妙。予嘗試爲之。味甜如醇醪。善飲之人。恐非其好也。

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求差遣。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且云。某有望內翰以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無以爲生。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我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饑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嘆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梅摯公儀龍圖。景佑初。以殿中丞知昭州。昭號二廣煙瘴水土惡弱處。公常爲說其略云。仕亦有瘴。急催

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癘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癘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癘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癘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疚。疚者必殞。雖在輦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迺歸咎於土癘。不亦謬乎。予讀此方。慨然有感。澄仕者當書於座右。亦可爲訓也。

世謂子瞻詩多用小說中事。而介甫詩則無有也。予謂介甫詩時爲之用。比子瞻差少耳。如酬王賢良松詩云。世傳壽可三松倒。此語難爲常人道。壽倒三松見裴鉶傳奇。春日郊步云。興盡無人楫迎汝。却隨倦鵲歸隣舂。機迎汝。見古樂府王獻之桃葉歌。金陵西齋詩云。黃奴三倒頻璚樹。小研紅綾闕詩句。小研紅綾。見大業拾遺。舒州云。巫祝方說茶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閒。雨工。見洞庭靈怪傳。徽廟見研石有紋如眉者。謂之眉子石。東坡常作眉子石研歌。極有連蜷彎環可愛者。東海宮聲應中有一硯。尉氏孫宗鑑少魏舍人爲作銘。襄城愁京兆嫵。北窗散黛。東家翠羽稜稜筆鋒。與此等伍。胡不類子英氣妙語。又曰。夕鋒既去碧落方暮。澹疎星之微明。橫青霞之數縷。想像沉寥。夷猶毫楮。俾子之文。萬丈軒翥。梁妻孫壽封襄城君。作愁眉啼粧詩云。北窗朝向鏡。錦帳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胭脂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憐名。宋玉好色賦。東家之子。眉如翠羽。用斯事也。

杜子美有憶鄭南□玭詩云。鄭南伏毒守。瀟灑到天心。殊不曉伏毒守之義。守當作寺。按華州圖經有伏毒寺。劉禹錫外集有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予再忝科第。前後由華覲諸陪登伏毒嵓。今世行本

皆作守。誤也。

墨莊漫錄卷之六

本朝能書。世推蔡君謨。然得古人玄妙者。當遜米元章。米亦自負如此。嘗有論書一篇。及雜書十篇。皆中翰墨之病。用雞林紙書贈張太亨嘉甫。蓋米老得意書也。今附於此。

論書云。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爲溢辭。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眞蹟跋尾。間或爲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注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家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江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小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手書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之。謂尹知也。老杜作薛稷惠普寺詩云。欝欝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而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畫畫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難狀。以是論之。古無眞大字明矣。葛洪工大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碑。乃有眞趣。不陷醜怪。眞字甚易。惟有體勢難爲。不如畫箄勻而勢活也。字之八面。惟尚眞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鍾法。丁道護歐虞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師歐不及遠甚。而爲醜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

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有矣。唐人以徐浩比王僧虔。甚失當。徐浩大小一倫。是猶吏楷也。僧虔蕭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眞卿辟客。書韻自張顚血脉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眞蹟觀之。乃得趣。如顏眞卿每使家僮刻字。不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眞。惟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眞。無做作凡俗差佳。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眞蹟皆無鸞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爭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出歐陽。爲惡醜恠札之祖。自此世人始有爲俗書。蓋緣時君所好。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其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爲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唯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張顚教顏眞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當展促也。予嘗書大慶之觀。天之二字。皆四筆。慶觀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眞有飛動之勢也。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百物之狀。活動圓健。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其雜書十篇云。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用力過。更無氣骨。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眞軌。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司馬係南嶽眞君觀碑。極有鍾王軌轍。餘皆不及矣。智永臨集書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眞蹟自顚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收不及也。

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鮮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幕山樓臺榜乃開蔚宗二十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智永硯心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繇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桓公至洛帖。字字用意相鈎連。非復便一筆至到底也。若旋安排。即虧活勢耳。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貼。乃秀潤生。布置穩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眞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顏魯公行字可教。眞便入俗品萬等。古人書不如此學。吾家多小兒。作草字。大段有意思。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却不曉。蔡元度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眞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筭子。然眞草須

有體製乃佳耳。

薛稷書慧普寺老杜以謂蛟龍岌相纏今見其本乃如柰重兒搓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好縈之便不工也。

海嶽以書學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嶽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予嘗謂米公人物英邁鑒裁精高翰墨場中當推獨步平生所書遍於天下石刻中如青州南陽石橋記、鄧縣京觀記、無爲軍天王記、漣水軍數碑皆遠追鍾王寧獨今人所難唐人亦鮮及也蔡天啓爲公墓誌云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躓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觀之性好潔置水其旁數頹而不帨未嘗與人同器視其眉宇軒然進趨穮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亦謂其米元章也云云此迨實錄云。

松陵唱和皮日休新秋即事云酒坊吏到常先見鶴俸符來每探支註云吳都有鶴料案殊未詳鶴俸之說曾文彥和博學之士也知滁州有次韻趙仲美表弟西齋自遣詩云謫守淒凉臥郡齋夫君失意偶同來海邊故國渺何許城上新樓空幾迴寧羨一囊供鶴料會看千里躍龍媒清吟未免縈機慮只恐飛鷗便見猜註云唐幕府官俸謂之鶴料今歲敕頒所得止此仲美省試下故云彥和用事必有所據當更考之又宋宣獻有送黃祕丞倅蘇臺云鶴料署文移蔗場收賦筭此宣獻用皮日休所云吳郡事

也。

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綿數年。既死。已就小斂。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不早以陷氷丹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一粒。時息氣已絕。乃強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而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宋景文公詩曰。蟹美持螯日。魴甘抑鮓天。用楊淵五湖賦云。連瓶抑鮓。

蔡丞相確持正。常有治命遺訓云。吾沒之後。斂以平日閒居之服。棺但足以周衣衾。作壙不得過楚公葬時制。棺前設一坐。陳瓦器。以衣衾巾履數事及筆硯置左右。自初斂至於祖載。襄葬悉從簡質。稱吾平生。毋煩公家。毋干恩典。毋受賻遺。毋求人作墓銘神道碑二處。但刻石云。宋清源蔡某墓。而紀葬之歲月於其旁。可矣。夫達人君子。安於性命之際而不憂。窮乎死生之變而不惑。超然自得。與道消息。生以形骸爲寓。死奚丘隴之念哉。吾雖鄙薄。亦粗聞大道之方矣。欲效楊王孫與沐德信。則必傷汝曹之意。又干矯俗之稱。故命送終聊爲中制。將使子孫近者視吾藏。足以無憾。遠尙及見吾墓道之石。足以伸敬。如是而已。汝曹其遵吾言。愼勿易也。其字畫清勁。高如六朝人書。其言可法也。又有雜書一篇云。楚公時少年讀書於石梯山精舍。布衣蔬食。志趣超然。其仕雖不達。以清名直氣聞士大夫間。陳恭公孫威敏公皆嗟嘆公所爲。每爲公言。潁川陳氏。公慤卿。卿慤長。以德不以位也。在建陽八年。去日不齎一串茶。邑人思公。至今不衰。致仕居貧。以席蔽戶。誦詠猶不倦。其清白淳亮。甘貧樂道。汝曹能使人謂眞

楚公之子孫則善矣楚公名黃裳故任太子右贊善大夫致仕忠懷公之父也

文潞公爲相日赴祕書省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蠹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略公喜甚卽借以歸

王師取靑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鑿土遇一壙得一琉璃鉼瑩徹如新鉼中有大髑髏其長盈尺鉼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命復瘞之斯亦異矣

近世墨工多名手自潘谷陳贍張谷名振一時之後又有常山張順九華朱覲嘉禾沈珪金華潘衡之徒皆不愧舊人宣政間如關珪關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亦有佳者唐州桐柏山張浩製作精緻妙法甚奇員氏吳順圖每歲造至百觔遂壓京都之作矣前日數工所製好墨者往往韜藏至今存者尙多予舊有此癖收古今數百笏種種有之渡江時爲人疑篋之重以爲金玉竊取之殊可惜也今尙餘一巨挺極厚重印曰河東解子誠又一圭印曰韓偉昇膠力皆不乏精采與新製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也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收蓄唯李格非文叔獨不喜之嘗著破墨癖說云客有出墨一函其製爲壁爲丸爲手握凡十餘種一一以錦囊之詫曰昔李廷珪爲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爲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法當賜黃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兩手當心捧硯惟謹不敢議□□余恆川辭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

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辨。余曰。噓。余可以不愛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余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吾貯水當以盆盎。不用墨也。客復曰。余說未盡。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尤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迨。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也。唯是說刷碑印文書人。乃常常少墨耳。客心欲取勝。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其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研屏人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恚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碱砆之所以不可以爲玉。魚目之所以不可以爲珠者。以其用之才異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文叔詞翰之好。乃不喜於墨。此不可曉。故并載之。

近時士大夫學佛者。不行佛之心而行佛之迹者。皆是談慈悲而行若蜂蠆。乃望無上菩提。吾之未信。梁武帝之奉佛。可謂篤矣。至捨身爲寺奴。宗廟供麵牲。乃築浮山堰。灌壽春。欲取中原。一夕而殺數萬人。其心豈佛也哉。

揚州呂吉甫觀文宅。乃晉鎮西將軍謝仁祖宅也。在唐爲法雲寺。有雙檜存焉。猶當時物也。劉禹錫有詩云。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煙吐霧鬱參差。晚依禪客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鴛鴦瓦

上出高枝長明燈是前朝烙曾照青青年少時吉甫家居時檜尙依然李之儀端叔用夢得詩韻云故迹悲凉古木奇相公庭下蔚相差霜根半露出林虎畫影全舒破賊旗寶界曾回鋪地色節旄遠映插雲枝劉郎風韻知誰敵儒帥端能表異時建炎兵火樹遂亡矣予後到鄉里訪其遺迹不可得矣

李端叔云樂毅論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覆於下也而已斷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可緝者良可惜也

端叔之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尙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卽高紳所得者否或別本也

白樂天作長恨歌元微之作連昌宮詞皆紀明皇時事也予以爲微之之作過白樂天之歌白止於荒淫之語終篇無所規正元之詞乃微而顯其荒縱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諷爲優也其詞有云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眞同憑欄杆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又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又云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逶迤大徧梁州徹色色龜茲轟錄續李謇擘笛傍宮牆偸得新飜數般曲又云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鬪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云云祿山以天寶十四載反於漁陽陷東京則幸蓮山時乃十三載也巡幸而諸弟諸姨悉扈從百司供頓亦擾矣念奴名妓也帝歲幸華清時巡東洛有司潛遣隨行以備宣喚而每爲諸王所邀致方寒食大禁而中夜宮中張樂不已聲聞於外遣中官傳呼追覓

念奴特呼然燭於街衢呼叫於靜夜皆不可以訓既終夕喧樂黎明六飛又復西去王者愼動當如是乎此詩深譏其荒淫無度也是歲帝年七十一而太眞年三十六矣然若之本紀十三載乃無幸洛之事豈史逸耶徵之去天寶不遠必不鑿空而云也李謇壓笛字玉篇云壓烏協切指按於笛而云壓此字之妙也

世俗以阿阿則則爲歎息之聲李端叔云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則立子玉爲之後子玉直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人有饋疏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爲歎息聲常疑其自得於此

李文叔常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視左丘明如麗倡黠婦長歌緩舞間以諧笑傾蓋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却鉛黛曳縞紵施帷幄裴徊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淫夫穴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以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啓齒而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騄驦之馬方且脫驤逸駕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卽至也范曄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吐亹舉縷詰自以爲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爲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羣吏爲之趨走而境內晏然也韓愈之視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蒿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於齒頰間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顧其左右偃蹇侮笑無少敬其主之容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又文叔又嘗雜書論文章之橫云余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

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近得眉山簣篥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橫文章也。夫其橫乃其自得而離俗絕畦徑間者。故衆人不得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荊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槩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遶陂田竹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崔鷗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門前已沒轅。更無人過野人家。離離疎竹時聞雨。淡淡輕煙不隔花。又黃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墊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畫梁西。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晝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蜜蜂兩脾大如簣。應是山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幙重重更掩門。惡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欺風不肯飛。趙士淡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已成紅。百尺樓高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應多在倚欄中。李慰去言春晚云。花瘦煙羸可奈何。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風在。分付輕紅上碧莎。趙鼂之子雍春日云。拂牀欹枕晝初長。好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袞江樾軒書事云。臥聽灘聲瀉瀉流。冷風凄雨似深秋。江邊石上烏相樹。

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鈎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鞏仲成還家塗中云。疎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顏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取次開。閑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銍性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殘村。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拾黃葉。姓名都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着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

東坡作梅花詞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注云。唐王建有夢看梨花雲詩。予求王建詩。行世甚少。唯印行本一卷。乃無此篇。後得之於晏元獻類要中。後又得建全集七卷。乃得全篇。題云夢看梨花雲歌。薄薄落落霧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瑤池水光蓬萊雪。青葉白花相次發。不從地上生枝柯。合在天頭遶宮闕。天風微微吹不破。白豔却愁春浣露。玉房綵女齊看來。錯認仙山鶴飛過。落英散粉飄滿空。梨花顏色同不同。眼穿臂短取不得。取得亦如從夢中。無人爲我解此夢。梨花一曲心珍重。或誤傳爲王昌齡。非也。

瘞鶴銘。潤州楊子江焦山之足石巖下。惟冬序水退。始可模打。世傳以爲王逸少書。然其語不類晉人。是可疑也。歐陽永叔以爲華陽眞逸。乃顧況之道號。或是況所作。然亦未敢以爲然也。予嘗以窮冬至山中。觀銘之側。近復有唐王瓚刻詩一篇。字畫差小於鶴銘。而筆勢八法。乃與瘞鶴極相類。意其是瓚所

書也。因模一本以歸。以示知書者。亦以爲然。其題云。冬日與羣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衆芳且未歇。沂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況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瓚。今此刻亦漸漫漶。尚可讀也。有好事者。當試求之。以驗予言之或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周澤爲太常齋。有疾。其妻憐其年老。闚內問之。澤大怒。以爲干齋。遂收送詔獄自劾。論者譏其詭激。時諺云。生世不諧爲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予觀稗官小說。乃得其說云。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後又讀五國故事云。僞閩王王延慶爲長夜之飲。因醉屢殺大臣。以銀葉作杯。柔弱爲多。瓜片名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可寘杯。唯盡乃已。蓋取此義也。

韓維持國詩格甚奇。如寄范德儒云。睥睨峯高迴過鴈。琵琶宵寂語流鶯。和兄康公罷相云。移病早休丞相筆。坐談猶着侍臣冠。和曾存之云。自愧効陶無好語。敢煩凌杜發新章。皆佳句也。恨世少傳者。

曾誠存之。元符間任館職。嘗與同舍諸公飲王詵都尉家。有侍兒輩侍香求詩。求字者。以煙濃近侍香爲韻。存之得濃字。賦詩云。俛仰佳人看墨蹤。研親炷寶熏濃。詩情過筆當千里。妙思凝香欲萬重。山盎洩雲傾白酒。越羅霑露浥黃封。從來粉黛宜燈燭。妙手憑誰寫醉容。又有七夕王都尉邀同舍置酒聽琵琶詩云。寶檻凌雲結綺高。小奩爭巧暮分曹。春葱細撚龍香撥。秀頸偏明邏逤槽。牛既寫形呈粔籹。

馬軍馳酒送蒲萄淚珠散作人間露最覺更闌潤錦絛道山學士尚與貴戚駢車過從宴飲眞太平盛事也其後禁之詵元豐中坐與子瞻交結嘗竄均州矣後復與諸名士游蓋風流好事不忘於情寧獲譴戾是可尚也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官供酒共賞西京勅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到天涯

衢州廳事下舊有土勢隆起篠本叢生相傳云古冢也舊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爲吾守墓以此前後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紹聖元年齊安孫賁公素爲守問之左右以是對公命毀去之官吏大恐闔府叩頭以諫公曰藉令土中有賢者骨當以禮法遷之乃爲文自祭而除之斲深丈餘了無他異但有二石峰長五六尺堅瘦沚潤又有大木之根蟠踞其下羣疑遂定石上有刻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起此石廳得二石刺史季□題又刻云開寶七年重疊峨嵋山於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刺史愼知禮題時公素方修州治南韶光園重建清冷臺堂成乃移二石於堂下名曰雙石嗟乎愼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凡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冢出石去愼公又一百二十一年物之顯晦抑自有數第不知峨嵋之廢乃冒冢之名自何時也公素一旦戲笑爲之遂釋千百年之惑張芸叟有詩云芝蘭雖好忌當門何況庭前惡土墩畚鍤纔興雙劍出狐狸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冢眞堪笑一日開軒亦可尊安得擲從天外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可謂剛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

馬軍馳酒送蒲萄淚珠散作人間露最覺更闌潤錦絛道山學士尚與貴戚駢車過從宴飲眞太平盛事也其後禁之詵元豐中坐與子瞻交結嘗竄均州矣後復與諸名士游蓋風流好事不忘於情寧獲譴戾是可尚也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嘗有詩云憶將南庫官供酒共賞西京勅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到天涯

衢州廳事下舊有土勢隆起篠本叢生相傳云古冢也舊有碑其文云五百年刺史爲吾守墓以此前後相承皆畏而不敢慢紹聖元年齊安孫賁公素爲守問之左右以是對公命毀去之官吏大恐闔府叩頭以諫公曰藉令土中有賢者骨當以禮法遷之乃爲文自祭而除之斲深丈餘了無他異但有二石峰長五六尺堅瘦沚潤又有大木之根蟠踞其下羣疑遂定石上有刻云乾符五年五月三日安於此押衙徐諷龍山起此石廳得二石刺史季□題又刻云開寶七年重疊峨嵋山於廳事前於郡齋文會閣移季公之石安置於此刺史愼知禮題時公素方修州治南韶光園重建清冷臺堂成乃移二石於堂下名曰雙石嗟乎愼公移石去季公之得石凡九十七年公素之破疑冢出石去愼公又一百二十一年物之顯晦抑自有數第不知峨嵋之廢乃冒冢之名自何時也公素一旦戲笑爲之遂釋千百年之惑張芸叟有詩云芝蘭雖好忌當門何況庭前惡土墩畚鍤纔興雙劍出狐狸盡去老松蹲百年守冢眞堪笑一日開軒亦可尊安得擲從天外去成都石笋至今存公素可謂剛毅正直自信之君子也